

# 浅论《平民史诗》的叙事艺术

2012213474 曾沁雅 汉语言文学试验班

**摘要：**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在阿拉伯世界被誉为小说界的一座金字塔，在国际上也被视为最重要的埃及作家和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之路，既是埃及社会历史进程的纪录也是埃及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纪录。《平民史诗》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77年。全书是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现代史，在叙事艺术上更是具有独特的魅力。本文拟通过对《平民史诗》中的神话色彩与循环模式、干预式叙述方式以及民间形式的化用的探究，浅析这本著作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纳吉布·马哈福兹 平民史诗 叙事艺术

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平民史诗》是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现代史。作品以高度浓缩的艺术手法展现一个平民家族近十代人的兴衰演变，完全淡化了作品所处的时间、地点，也难以见到作品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与背景。全书的语言如诗句般精炼，全书的结构也如诗歌般跳跃，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整部作品像寓言，凝练地概括了近十代人的历史进程——政权的争斗、经济的纠葛和爱情的冲突。作品中讲述的故事和主人公的命运都具有一种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色彩。

## 一、神话色彩与循环模式

《平民史诗》主要讲述了纳基家族十一代人为了实现祖先的平民事业而进行的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虽然是以家族的发展史为基本的故事骨架，但是在这部作品里，我们却很难将它与具体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因为作者已经给现实生

活的素材穿上了传奇的神秘外衣，将现实主义写实的特点捣碎糅合在了神秘、象征化的传奇性的虚构之中，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民间神话或传奇故事之中。整个家族故事的叙述就是在一种庄严的布道与神秘的氛围中展开了。

纳基家族的故事是从神奇的阿舒尔·阿卜杜拉开始的，他是由虽然眼瞎却无比虔诚的谢赫在墓地附近捡来的弃儿，其身世无从知晓，但他却像亚当一样会受到女人的诱惑，又像诺亚一样从毁灭性的瘟疫中幸存下来。伟大的纳基家族的历史就是从阿舒尔在瘟疫过后返回街区开始的。阿舒尔将巴纳的财产用于平民的生活，开创了平民的历史和时代。这是一个关于开创者的传奇。然而，许多年过去了，随着他的几代后人的出生，阿舒尔·纳基的传奇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神话。他的家族经历了十一代人的兴衰，他开创的平民事业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衰败——复兴的过程。他的后人在他开创的纳基平民事业的光环下，有的为平民事业所激励，想恢复纳基时代，但又经受不了外界的譬如酒色、金钱、权力的诱惑而使阿舒尔的平民事业慢慢地变质；有的后人甚至无视这一家族的荣耀而屈从于外部世界。在这个平民的传奇中，我们既能看到先进社会的商业经济、休闲娱乐场所和警察制度，又能看到原始的工作方式、首领制度和部落式的战争，古老的生产作坊和生活习俗。这是一个掺杂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传奇故事，这些在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需要几千年进化的事物，一古脑儿出现在这个仅有百年的家族发展史中，使得小说叙事的虚构色彩更加地浓厚。各种不确定性神秘因素贯穿全篇（如阿舒尔的神秘失踪、贾拉勒的突然隐居等），在这个故事中唯一确定的是纳基家族的不断繁衍。在作者的笔下，随着纳基家族的兴衰复兴史的完成一个传奇或神话的叙述也就完成了。

《平民史诗》通过其无限循环的环形结构成就了一个平民事业的传奇和神话。

在其中，人物的塑造紧紧地扣住着纳基家族兴衰的历史。十一代人中，有三个阿舒尔，三个舍姆苏丁，两个贾拉勒，两个萨马哈。而其中以先祖阿舒尔——舍姆苏丁的发展顺序与纳基家族复兴的舍姆苏丁——阿舒尔形成了一个环形的循环结构，完成了纳基家族人物的塑造。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妓女形象在《平民史诗》中得到无限的循环发展。先祖阿舒尔来历不明，致使人们产生怀疑。其后阿舒尔又休掉发妻与酒馆女结合开始了真正的纳基家族，此后的每一代人都不能脱掉与妓女的关系，他们或者与妓女结婚，或者被妓女迷惑，或者是妓女的后代，或者自己当了妓女。具有浓厚的循环反复意味。

同时，史诗中的这些英雄人物身上也都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甚至是超自然的能力。如祖父杰布拉维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但却对家族的事件了如指掌，他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一样让他的子孙膜拜，但他又是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实体，他真正存在着"在纳基家族的人身上，这种神秘性也同样存在"当瘟疫来临时，阿舒尔在梦中的预言使他得以像挪亚一样带着妻子、儿子离开并最终保存了性命开始了新生。

在《平民史诗》中，无论是人物、景物还是事件都笼罩在深刻的象征寓意之中首先题目名称就寓意深刻，这是一部关于平民的史诗，也是作者借平民的传奇历史来阐发自己关于公正、统治、自由与幸福的工具。人物的名称也寓意深刻，小说中的家族名称纳基在阿拉伯语中是“得救的人”之意。家族事业的创立者名叫阿舒尔，而家族事业的复兴者也名为阿舒尔，象征着平民精神的失而复得。老阿舒尔携妻进入深山躲避瘟疫就如同诺亚躲避洪水一样，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贾拉勒的隐居和小阿舒尔在思考先辈们为何失去平民精神时的冥想又与先知穆哈默德得到神启有一定的暗合。修道院是全篇发展的重要线索。老阿舒尔是其养

父在修道院附近捡来的。其后，每当纳基家族发生重大事件或人物要作重要决定时，修道院成了他们必去的地方。修道院像一位长生的先知一样见证了纳基家族的兴衰复兴史，他透视着人世间，洞悉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同时，他又像一座精神的雕像一样，屹立不倒，传达着真主的旨意，给予纳基家族和平民们精神的力量，指引着他们去实现公正、自由、幸福。而宣礼塔则象征着修道院的敌对方，它带来的是贫穷、混乱、堕落、阴暗，是罪恶的象征。

通过与神话思维、神话叙事的结合，马哈福兹为他的小说找到了一个融合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的叙事空间，创造出《平民史诗》这般的“神话小说”。

## 二、干预式叙述

说书人说书式的叙述方式的主要表现是作品中的叙述人类似于说书人的角色。虽然大多数这种方式的作品仍以全知全能的叙述为主，但在一开始，却假定这样一个说书人，他在这里讲述他目睹的或听说的故事，并把它们告知我们。

《平民史诗》在其开篇并未注明是说书人讲的故事，而是透过文字给我们的感觉是有另外一个讲述人在向我们讲述“在黎明时分的富有情趣的黑暗中，在生死之间的通道上，在不眠的繁星俯瞰下，欢乐神秘的歌声隐约可闻，吟唱着我们这条街的遭遇和欢乐”[1]随后故事的第一代人就出现了，这是一个庞大家族的史诗，不仅共涉及了十一代人，而且每一代人的繁衍至使家族不断壮大。

《平民史诗》中的叙述者评论介入随时可能出现，使得故事的叙述往往在中断的同时又带有深刻的哲理性。既然是以说书人将故事的形式进行讲述的，因此，《平民史诗》在每一个主要人物事件结束的时候，说书人这个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则总是在重要的事件发生以后，以时间老人的姿态对此事做一番总结。在平民

史诗故事之三一开始，叙述者谈及到舍姆苏丁纳基的死时如此叙述“他纯洁、公正的事业如同他伟大的父亲一样永垂不朽，谁也不会忘记他活着和死去时，都是勤劳终生，一贫如洗”[2]靠了他和他的父亲，全街才生活得美满幸福，延续了许多代的受人敬仰的崇高理想实现了"在这段话里，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叙述者的评价性表态，这不是单纯地解释性评价，而更多为一种判断性的干预式评论。这既是在与叙述接受者作价值判断上的呼应，也可以说是把叙述者的态度加在叙述接受者的脑海里，使叙述接受者也拥有这一价值标准。

除此以外，在马哈福兹的作品中，判断性评论干预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对于后面叙述的干预，即对叙述形式的指点干预。这样的叙述段落在平民史诗中也是频繁出现，几乎在每一章的开头结尾或重要的事件来临之前都有这样的叙述。在第一章的结局，阿舒尔·纳基建立了纳基家族的平民事业，“在街内实现了公正。仁爱和平安。”[3]第二章一开始叙述者就开始了评论“在正义的庇荫下，人们忘却了许多痛苦，心灵中充满了信念和桑堪酒的芳香，那些不懂歌词意思的人为曲调而欢乐。但是光明隐蔽着，天空还清澈吗？”[4]这又是一个既指出形式（预叙）又评论内容的叙述，在这种干预中，叙述者往往一有机会就显示他对整个叙述内容的控制能力，以此诱引叙述接受者继续读下去。同时又不断地将自己的主体价值施加在隐指读者身上，这样的干预，实际上越出了隐式叙述者的权限，也是隐指作者对叙述者施加过大的压力所造成的结果。但这样的干预往往使叙述者的声音与隐指作者的价值观产生一致，形成可靠性叙述。马哈福兹就是通过这样多样化的叙述干预使小说承载着他厚重的思想价值。

### 三、民间形式的化用

玛卡梅一种古老的阿拉伯民间文学样式，“其原意为集会、聚会，后引申为集会中的讲话、说教，又后来成为了一种文学样式的称呼。此样式的特点是故事往往是一个说书人讲述主人公的种种的逸闻趣事，而这个主人公呢，往往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乞丐。”[5]马哈福兹这一类型的作品很明显受到阿拉伯古典文学这一审美样式的影响，只不过对它进行了改造。

《平民史诗》采用了阿拉伯传统的马卡梅叙述形式和民间传奇故事的叙述形式，以一个说书人讲述故事的形式展开，然而说书人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故事讲述人又常常加入一些评论和讽喻，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同时又常常留有一定的空隙供读者思考，达到与读者的互动。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先用一段神秘的景物起头，通过歌声来引出我们这条街的遭遇和欢乐。什么样的遭遇和欢乐呢？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就这样开始讲述了。在故事的框架中，又以每一个主要人物作为章节的名字，每一个章节又讲述着不同的故事内容。这是作者探索小说的民族形式的一个重要叙述方式。平民史诗的每一章都以家族的一个成员作为主公讲述这个成员一生的故事。除此之外，马哈福兹还借用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民间故事结构，并将其改造为故事串形式，每一个故事都是相连的，但每个故事又都可单独成篇，将这些故事串联的是故事中人物所致力追求的事业或目标。

马哈福兹采用民间叙事的形式，使原始质朴的民间文学的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得到重新利用与发展的机会。在民间文学那里，故事的类型化使得故事所携带的信息带有民间纯朴的知识传授意义和道理说教意义，这是民众在长期的生活中所总结出来或从上一代传授下来的生活经验。但在马哈福兹的作品中，这种淳朴的道理却变成了对人生、对宗教、对哲学的故事性思考。在这些看似简单的平民

故事、街区故事、辛巴德故事中蕴含着作者个人对于社会公正、公平，对于善恶两元，对于人类存在的深刻思考，这一点是以消遣娱乐或简单说教为主的民间文学所缺少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马哈福兹利用民间叙事形式的背后，表达出的却还是精英的意识，他借助于民间叙事形式所要表达的还是对于国家命运和前途过于积极的关怀。“《平民史诗》主要靠想象力对一段平民传奇历史的展现来表达作者对于宗教、苏菲主义和人类斗争哲学的思考。历史在《平民史诗》中成了被叙述的对象，成了一种表达个人经验的叙事策略。” [6]

马哈富兹正是“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7]可以说，《平民史诗》是一部集体经验与个人经验，民间形式与精英意识的结合体，其通过独特的叙事艺术向我们展现出深广的历史人文内涵，与民族与现代结合的形式美感。

#### 参考文献：

[1][2][3][4][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平民史诗，李唯中、关偶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黄丽，马哈富兹小说的叙事艺术[D]，青岛大学，2008

[6]黄丽，从《开罗三部曲》到《平民史诗》——论马哈福兹家族小说叙事特征的演变[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7]百度百科，<http://baike.haosou.com/doc/5589346-5801941.html>